

《akokey 親愛的你好嗎》： 跨世代與國界的音樂相遇

江巧雯 | 夏威夷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生

傳統文化的浪、現代知識的浪、西方宗教的浪、外來政治的浪、科技產物禍害的浪，和族人危亡存續的浪（……）我承認我並不是每次都穩穩地面對這些波浪的衝擊，我常常像猴子撿到人類的整人玩具後，在好奇心滋長的過程中因突然彈跳出來的小丑而被嚇得狼狽不堪。

——謝永泉（Syaman macinanao），
《追浪的老人》（2010）

有別於文字書寫的紀錄，原住民的傳統知識與歷史文化，以音樂、吟唱、舞蹈、繪畫、編織、雕刻、故事講述 (storytelling) 等形式，歷經世代的傳承與創作，成為當代族人反思當下，放眼未來的根基。在現代化與全球資本主義衝擊下的蘭嶼，面對臺灣政府遲遲未遷移的核廢料、近年隨觀光人潮湧入的過量垃圾，以及傳統文化與族語的式微，雅美／達悟族人不斷地透過抗爭與合作，以尋求族群正義與環境正義。無論是將核廢料比擬為傳統信仰中的亡靈 (anito)，號召部落力量予以驅逐的「驅逐惡靈反核廢運動」，或是結合音樂與行動藝術的「我愛蘭嶼，守護家園」環境運動，都可以看到族人從傳統智識中尋求方向，透過世代的鏈結與創新，建構對蘭嶼未來的期許。本文透過雅美／達悟族朗島部落謝永泉的音樂專輯《akokey 親愛的你好嗎》，初步探討謝永泉如何透過音樂專輯為古謠與族語建構新場域，讓族語文學與傳統詩歌聲響融入當代蘭嶼社會，透過跨世代與國界的鏈結，以對話與溝通，反思當代蘭嶼的文化與環境議題。

祝福、芋頭、飛魚與拼板舟： 傳統詩歌中的族語文學與音樂流動性

傳統詩歌實際上，一段歌都是影像 (……) 蘭嶼人在唱歌的時候，他是有人，他有魚，他有風，他有海，然後他有謙虛的語詞在這裡面。

(……) 每一首達悟的詩歌，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微小說。¹

——雅美／達悟族作家夏曼·藍波安
(Syaman rapongan)

曾擔任天主教蘭嶼朗島部落 (Iriraley) 傳教員，與蘭嶼天主教文化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的謝永泉，長年致力於雅美／達悟族語及傳統文化的推廣教學。目前擔任蘭嶼完全中學族語教師、蘭嶼朗島部落會議主席，與《飛魚季刊》發行人與編輯。身兼數職的謝永泉，在告別 30 多年的傳教生活後，全力投入音樂創作，開啟其雅美／達悟族創作歌手的新身分。在 2020 年底發行的首張個人全族語音樂專輯

1 《藝術很有事》第 56 集
(大海吟唱中的夏曼·藍波安)。源自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QP40L93CoQ> (於 2021 年 10 月 28 日瀏覽)。

《akokey 親愛的你好嗎—謝永泉 Iraraley 之歌》，入圍 2021 年第三十二屆流行音樂金曲獎「最佳原住民語專輯」與「年度專輯」兩個獎項；其中與專輯同名的單曲〈親愛的妳好嗎 akokey〉，更榮獲 2021 年第十二屆金音創作獎「最佳民謠歌曲獎」。

《akokey》專輯共收錄 5 首謝永泉承自父母輩的古調，與 8 首個人創作歌曲。雅美／達悟的傳統詩歌，是由歌者創作歌詞，並依其性別、年齡、吟唱場域與時機，在多種約定成俗的旋律模式中，² 選擇合適的旋律吟唱。每一首歌都是歌者的人生奮鬥史與智慧的結晶，如果吟唱他人的歌詞，則必須說明原作者是誰，或是歌曲所屬的部落或家族。一個好的歌者除了要有族人公認的好歌喉外，必須熟悉所有的旋律模式，並具備能將歌詞依據旋律做變化的能力。傳統詩歌的旋律模式也有難易度與地位高下之別，透過吟唱聲響，不僅展現歌者的音樂實力與人生歷練，也是雅美／達悟美學與文化價值觀的體現與傳承。



圖一：謝永泉的雅美／達悟族母語創作專輯《akokey 親愛的你好嗎—謝永泉 Iraraley 之歌》。圖片來源：作者翻拍

2 呂炳川提出的 16 種曲調 (1970)、蘇恂恂提出的 8 種曲調 (1983)、徐瀛洲提出的 3 種曲調與許常惠的分析 (1988)、吳榮順提出的 6 種曲調 (1999)、呂鈺秀與郭健平提出的 10 種曲調與不屬於歌唱範疇的舞蹈曲調以及現代曲調 (2008)、蘭嶼紅頭部落耆老周朝結提出的 14 種曲調、以及蘭嶼紅頭部落耆老夏本奇博愛雅 (周宗經) 提出的 7 至 8 種古調與 4 種情歌曲調 (2011)。

專輯第一首歌曲〈ipanlanlag 祝福〉，即為謝永泉與耆老謝加輝 (Syapen meylamney) 的共同吟唱。透過清唱的方式，用雅美／達悟最隆重的 raod 古調旋律，獻上最莊重的祝福。

〈ipanlanlag 祝福〉

akma tamo iyalyali pasalaw
kakma tey vohawan no kataotao
apzatan na nya ma ta do taingato

迅速的動作，就用燕子的快速，作為一個人健康的表徵。」³ 因此第一句歌詞，「akma tamo iyalyali pasalaw 願我們像燕子一樣」，即為祝福一個人身體康健之意。maran 並指出，第二句歌詞中的

願我們如同燕子一樣地迅速飛翔
願我們的身體如銀子地光亮潤滑
願天上的父保佑我們

雅美／達悟族傳統詩歌吟唱中，有許多比喻、隱喻與反喻的使用。在 2019 年暑假一次與謝永泉 maran (叔叔或伯伯之意) 的訪談中，maran 解釋了這首歌的意涵：「我們以前的房子是很矮的，所以對燕子來說，沒有障礙物，它們可以快速地俯衝，去捕捉在地面上的食物。蘭嶼人在生活中看到這麼

「vohawan」為雅美／達悟族的銀帽。銀帽是一神聖器物，具有靈力與靈魂，並被視為傳家之寶，因而銀帽的光亮也被視為健康的象徵。⁴ 從燕子的敏捷、銀帽的靈力與光亮、天父的保佑，與族人康健的連結，可以看出雅美／達悟族傳統文化中，人類、大自然，與神靈間相互連結的緊密關係。

3 謝永泉訪談。地點：蘭嶼明島部落。日期：2019年7月17日。

4 同上註。

在這次訪談中，maran 也演示了〈ipanlanlag 祝福〉的多種唱法：從 ganam 婦女們頭髮舞的傳統旋律、在蘭嶼耳熟能詳的現代旋律、到具挑戰性的 anood 一般旋律，以及專輯中使用的，轉音最多、氣最長、難度最高的 raod 旋律。maran 表示，〈ipanlanlag 祝福〉雖然只有三句歌詞，但因為意簡言賅，適合在人與人見面，或是出席各種典禮場合使用，以表達祝福之意。因此，maran 除了在專輯中獻唱外，也曾在蘭嶼完全中學以 anood 旋律教唱，以及在蘭恩基金會 2019 年秋季的「族語歌謠吟唱班」中，以 anood 與 ayani 現代蘭嶼情歌旋律教唱。⁵ 此外，在帶觀光客參加部落教學時，maran 也會以較簡易的傳統舞蹈曲調教唱這首古調。

早期學術界對蘭嶼傳統歌謠的研究，著重於曲調與旋律的分類，對歌詞中的族語文學，以及對不同曲調的應用，較少有著墨。直到民族音樂學者呂鈺秀與朗島部落族人郭健平於 2007 年合著的《蘭嶼音

樂夜宴：達悟族的拍手歌會》，以及紅頭部落耆老夏本奇伯愛雅（周宗經）於 2011 年出版的《雅美族歌謠：古謠》與《雅美族歌謠：情歌與拍手歌》，才開始對歌詞文學，以及不同旋律模式流用的特點，有深入的探討。從與 maran 的訪談可以看出，雅美／達悟傳統歌謠的音樂流動性——透過不同旋律的傳唱，讓歌者的創詞，在族人間獲得廣泛地流傳。maran 表示，初學者可從轉音少，節奏性較明確，或是比較耳熟能詳的現代曲調開始。先熟悉掌握歌詞，之後再視歌詞的內容或長度，學習如何依年齡與性別，適當地應用其他更具挑戰性的旋律吟唱。選擇合適的旋律並完整地詮釋吟唱，除了顯示歌者的身份與考驗歌者的智識外，也賦予歌詞不同的韻律聲響。除了古調之外，外來曲調的應用，不僅是雅美／達悟文化與其他文化的相遇，族人喜愛的轉音技巧也讓這些外來曲調增添屬於雅美／達悟的韻味。

專輯中由謝永泉與夏曼·藍波安一起用 anood 一

5 《蘭嶼蘭恩傳媒》·〈地下屋裡的歌聲 | 謝永泉 - Panlanlag 祝福〉·源自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BRpp_JwHXso（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瀏覽）。

般曲調吟唱的〈mapabosbos 拼板舟下水禮讚〉，是受邀賓客在參加有雕刻的拼板舟下水典禮期間，於迎賓禮時吟唱。作詞者謝加仁（Syapen kotan）善用擬人化的技巧，融合海洋與文化智識，以歌謠祝福新船能滿載飛魚和鬼頭刀而歸。第一句歌詞中的「minamorong」是星星的名稱。在耆老智慧中，如果看見「minamorong 星」，就表示會有很多飛魚。⁶ 因此歌詞用觀察 minamorong 星的智慧，來祝福新船的首航。在飛魚季的後半開始釣鬼頭刀時，因為鬼頭刀（arayo）性喜在海面追逐飛魚，因此歌詞中也唱出，「（將釣起的飛魚）當作魚餌在拼板舟後面流放，（讓）鬼頭刀追逐這魚餌」，透過對鬼頭刀追逐飛魚的生動描述，唱出對拼板舟滿載而歸的期許。作詞者除了表達個人的海洋經驗與智慧外，也透過精緻的族語文學，在聽者的腦海中，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美麗場景：

〈mapabosbos 拼板舟下水禮讚〉

mapacimicimit o minamorong
 nozey do lomdok a makarala
 malavong a pinaziwang ni omima
 meylagit so panid a papatawen
 niyow mo a minanlag no rayon
 nonoin do cinaroan no tatala
 zozongen da no manavat a arayo
 mangey mo na ikawanan do aharang
 sinmoen na nimavong a rarakeh
 a meyvolangat a meyinap so ovey

當星星 minamorong 眨眨眼
 是飛魚游回島上的記號
 天神 Omima 從天洩下千條萬條
 翅膀相連的紫色飛魚
 成為你首航釣起的飛魚
 當作魚餌在拼板舟後面流放
 鬼頭刀追逐這魚餌
 你返航到部落灘頭
 接受老人家的迎接祝福
 戴著銀帽與貴重的金箔

6 參見「阿美族、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資料數位典藏計畫」《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資料》收錄之〈蘭嶼椰油 26 · mata no angit (星星)〉。源自：<https://aya.ioe.sinica.edu.tw/index.php/Frontend/loreDetail/479>（於 2021 年 11 月 2 日瀏覽）。

族人視飛魚為天神 Si Omima 賜給雅美／達悟人的神聖禮物，而拼板舟的存在，即是為了飛魚而建造。因此，族人們要用隆重的儀式，穿戴銀帽（volangat）與金箔來迎接首航回歸的拼板舟與飛魚。歌詞中也再度表現出雅美／達悟文化中，神靈、飛魚，拼板舟，與人，緊密相連的結合，以及雅美／達悟人的海洋智慧與責任。

雅美／達悟人常說，男人的海，女人的芋頭田，兩者缺一不可。除了前述男性的歌謠外，專輯中由謝永泉母親李金花（Syapen kotan）作詞的〈do icing 母親的芋頭田〉，⁷ 描述母親照顧芋頭田的辛勞與擔憂，與對芋頭豐收的期望，以作為主屋落成禮所需的禮芋。在一次與謝永泉 maran 訪談時，maran 特別談起這首歌，並提到其中一句歌詞，「o ya ko ramoramonan a somon」。依照字面解釋，這句為「我幫西瓜洗臉」，但實際意義則為「我每天養育的豬」。maran 解釋，母親巧妙地用「somon

（西瓜）」借喻豬，意在希望豬隻長大後能像西瓜一般結實壯碩。⁸ 傳統在餵完豬後，會在豬隻的後頸潑一盆水，作為已餵食過的記號。因為這個動作像是為其洗臉般，因此用「ramoramonan（洗臉）」借喻潑水，因而字面上的「我幫西瓜洗臉」，即為「我餵養豬隻」。由此再次突顯出，只有透過與耆老相處的在地生活經驗，才能真正領悟族語文學的奧妙。這首古調在專輯中，是由謝永泉與長姊謝益（Syapen henahen）、妹妹謝春英（Sinan panilan）、謝和英（Sinam likdem），以及謝怡雯（Si syawen）共同吟唱，透過學習母親的歌謠，共同傳承母親的族語文學與智慧，以及母親辛勤勞動的美德。

從上述的古調可以看出，每一首雅美／達悟傳統詩歌，都是族人與海洋、土地和森林互動的人生奮鬥史，提醒著族人們人與環境、人與自然相互連結、相互依存的關係。透過世代的傳唱，族人們不僅從

7 do icing 為地名，母親芋頭田的所在地。

8 根據謝永泉 maran 表示，蘭嶼傳統迷你豬與臺灣的豬隻不同，蘭嶼迷你豬即便長大，也差不多像橢圓形的西瓜大小，體型雖不大但很結實。

歌詞中學習耆老前輩們的生活哲學與族語文學，在吟唱的當下，更是藉由歌聲體現耆老們的辛勞，傳頌雅美／達悟人與島嶼、海洋相互依賴的文化核心，與族人強調勤奮、勞動的文化價值觀與旺盛生命力。

當代創作與流行聲響： 反思當代蘭嶼的文化與環境議題

專輯中的一首創作歌曲〈ji ka ngai 你不要來〉是謝永泉 maran 對觀光發展帶來的社會亂象的回應。對於不珍惜蘭嶼、不關心部落、自私自利又愛批評只會生氣的人，不管是不是族人，謝永泉都想對他們說：「ji ka ngai 你不要來！」在最後一句歌詞「只有一湯匙酒量的人，你不要來」，謝永泉以唸唱與半開玩笑的語氣，對酒量不好，不會約束自己的人說，「ji ka ngai！」在開完笑之餘，這也是有感於酒精對雅美／達悟人帶來的巨大傷害，所做出的回

應。雅美／達悟族是臺灣原住民中，唯一沒有釀酒與喝酒文化的族群。然而自 1960 末期起，遠赴臺灣求學或打工的族人，在接觸了酒後慢慢將其傳回蘭嶼，而 1970 年後的開放觀光，更是讓酒精直接進入了蘭嶼。在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、長期失業與經濟壓力下，部分族人開始借酒消愁或酗酒，產生許多失序的行為。因此謝永泉想對酒，與酒品不好的人說，「ji ka ngai！」

〈ji ka ngai 你不要來〉

imo ya jimzapzat do pongso eya am
ji ka ngai
imo ya jimacyanod do keyli am
ji ka ngai
imo a ya tey maoyaoyahen a tao am
ji ka ngai

不珍惜這島嶼的人
你不要來
不關心部落事務的人
你不要來
只有一湯匙酒量的人
你不要來

相較於對外來觀客大喊「滾開！」，這首「ji ka ngai 你不要來」對我而言，感覺 maran 想要表達的，不是完全的排外，而是條件式的包容，是一個對話的開啟：如果你珍惜蘭嶼的環境、關心部落事務，懂得約束自我行為，我歡迎你；反之，你不要來（無論你是不是族人）！觀光產業已經是現今蘭嶼經濟命脈的一環，maran 想表達的，或許不是拒絕觀光，不是拒絕外地人，而是教育所有人，無論是族人或觀光客，一起尊重與關心蘭嶼的環境和文化。在抒情搖滾（soft rock）的曲風編排下，輕快節奏與反覆強調「ji-ka-nga-i」四個音節的音樂動機，讓整首歌曲在一氣呵成的同時，也讓人不禁也跟著哼唱，「ji ka ngai」！

「ji ka meybezbez 你不要急」：
當蘭嶼遇見菲律賓巴丹島

ka mangey jivatan an

你是要去巴丹島嗎？（你在急什麼？）

ji ka meybezbez

不要急！

——〈ji ka meybezbez 你不要急〉

有感於現代人匆忙的生活中，人跟人之間變得逐漸疏離，謝永泉用這首創作歌謠〈ji ka meybezbez 你不要急〉，告訴大家把步調放慢一些，好好坐下來聊聊，聯絡感情。謝永泉表示，族語日常對話中，會用「ka mangey jivatan an? 你是要去菲律賓的巴丹島喔？」來形容一個人看起來很急。從這一句半開玩笑的話語中，可以看出蘭嶼和菲律賓巴丹島的關聯——不是去綠島、不是去臺灣，而是去距離蘭嶼南方 99 公里以上的菲律賓巴丹群島。目前關

於蘭嶼的歷史，都是依據外來者（漢人、日本學者、外國學者）的紀錄來書寫，多半從十七世紀開始記載。雖有少數外籍傳教士在巴丹島從巴丹人口中憶及過往與雅美／達悟族人的互動，但在多數的文字紀錄中，鮮少提及族人與巴丹人的關係。然而在雅美／達悟族的口述歷史與傳統詩歌中，經常提到過去族人與菲律賓巴丹人緊密的互動，以及距今 300 年前因衝突導致的突然斷交。除了語言的相通性，過往頻繁的鏈結，也讓兩者有共祖同源的可能性。這份關係也推動了族人近年間，與巴丹島頻繁的交流、「尋根」活動。謝永泉與音樂製作團隊也曾一同赴巴丹島尋找音樂連結。雖然巴丹島因為長期受到西方殖民的影響，傳統文化幾乎已不復存，但兩者間的語言連結依然存在。巴丹島的友人因為喜歡這首歌曲〈ji ka meybezbez 你不要急〉，而創作了巴丹島版的〈mazevez kava 你不要急〉，以「ka

mangey do irala? mazevez kava. 你是要去蘭嶼嗎？不要急！」作為回應。因此，專輯中除了收錄由謝永泉獨唱的〈ji ka meybezbez 你不要急〉之外，也收錄巴丹版的〈mazevez kava 你不要急〉，由謝永泉的妹妹謝和英演唱巴丹語，與謝永泉以男女對唱的方式，重現蘭嶼與巴丹島樂手的合作。⁹

結語：立足傳統，放眼未來的聲景

社會音樂學者 Simon Frith 認為，透過身體的直接感受，並歷經時間與社會化（sociability）的歷練，音樂建構出我們的身份認同。而這些感官的經驗，以及時間與社會化的歷程，使我們能夠在想像的文化敘事中，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（Frith 1996）。謝永泉的音樂，一方面結合古調語韻與流行聲響，透過音樂專輯的推出與播放，嘗試將傳統文化與族

9 金其淇·〈蘭嶼的第一次：母語創作·音樂可以做到的事〉·《鏡週刊》·源自：<https://today.line.me/tw/v2/article/EwxLEQ>。（於 2021 年 10 月 20 日瀏覽。）。

語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，也為歌謠在傳統落成禮之外，另闢新的吟唱場域，同時也勾勒出蘭嶼當代多元變動的聲景。另一方面，謝永泉也用音樂對當代蘭嶼社會與環境變遷做出回應，同時也反思傳統文化在當代環境的永續性。身為首位雅美／達悟族發行全族語音樂專輯的創作歌手，謝永泉就像一位搭橋者，持續地用他的理念，他的音樂，為雅美／達悟族的傳統與當代文化，建構跨世代與國界的鏈結。如同其他多位在蘭嶼默默耕耘的搭橋者一般，謝永泉也透過建立在尊重雅美／達悟文化與島嶼環境前提下的合作，持續描繪蘭嶼的多元聲景與未來。

引用書目

謝永泉。

2010。《追浪的老人：達悟老者夏本·樹榕 Syapen sorong 的生命史》。臺北：山海文化雜誌社。

Frith, Simon.

1996. "Music and Identity." In *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*.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. London: SAGE, 108-127.

